

风土记

武当山记

舒飞廉

武当山在湖北之北，襄阳之西，十堰之东，主峰名叫天柱峰，有金顶，太极宗师张三丰来游，明成祖朱棣所筑，巍巍乎，焕焕乎。我中年以后，特别想再去爬爬武当山，自己开车也好，坐动车也好，在清溪潺潺的老营镇上住住，再去乌鸦岭的宾馆住住，风雪之朝，红霞之晨，由群鹤哇哇的南岩出发，而一天门，而二天门，而三天门，在葱郁的林木间，曲折的山道上，挥汗如雨，走走停停，三个小时？以我这样的腿脚与精力，恐怕得打算四个多小时了，然后登上紫禁之巅，放眼远眺，山后是青山如笔架，山前是水库如银盆。我犹犹豫豫，磨磨蹭蹭，上课，写论文，赶稿子，都是理由，你开始找理由时，理由就像深山老林里的蘑菇，嘟嘟往外冒。这么忙，算了，算了，等春暖花开？暑假去消夏？秋天有红叶？冬天走印着霜的石阶也很不错？明年，明年。如此循环往复，哈姆雷特般的拖延，要是我还在做“木剑客”，想去列三丰真人的门墙，恐怕早被他紫霄宫的小广场踢翻跟头，想以“飞廉”追随朱棣大元帅打江山，也早被他命刀斧手推出燕军辕门斩了。

心动，幡就动，回应就来了，所以今年六月初，十堰的散文家段吉雄电话召我作笔会，我高兴地答应，心里想，莫非是武当山的神山与丹江口的龙王，因为我发愿的次数太多，不胜其扰，悄悄掖胡子掖袍子，爬进他们融媒体中心的大楼，将我的名字增补到名单上？笔会小

组十余人，有武汉来的吴佳燕、曹军庆老师，十堰本地的作家，吉雄以外，还有庾明生、李兴艳、魏荣冰、冰客、兰善清、杨恭慈诸老师。白天他们领着我们走东走西，晚上我在酒店的台灯下读他们赠阅的新书，吉雄是《一条河流的走向》，魏老师是《一寸光阴》，冰客老师是《汉江书》，庾老师是《无从说起》，文辞繁盛朴茂，都是诚挚耐读的“家乡书”。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诸山山神，诸河龙王，在山河人民传神写真。由北京来的作家是朱零、邱振刚、郭宗忠、杨菁、李金明、陈奉生诸老师，杨菁老师执教于中国戏曲学院，老家是本地郧阳人，我们席间开玩笑，说她的时间就像丹江水一样，一半分给京师，一半分给地方。其时是丹江口水库调水进入北京的第十年，笔会名曰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暨京堰对口协作十周年文学采风活动”，北京

的老师们喝了这么多年的丹江清水，现在是在该向他们讨还文字债了。

我们先是在武当山下的十堰市各县区活动。张湾区的黄龙滩发电站，滩前的河流是汉水的支流堵河，发源于神农架，经由房县汹涌奔流而来的。方滩乡移民安置房，青山绿水间建有特别好看的乡村书店，书店屋顶像克莱因瓶一样席卷落地，上面覆盖着青瓦。京能热电公司，它以巨大的数字化煤电机组，悄无声息地用熊熊暗火，将煤炭转化为蒸汽，令十堰成为秦岭以南罕见的冬天供暖城市，行走在机组的钢铁结构之内，看到工程师们以鼠标的液晶屏驱动这一钢铁龙宫运作，我觉得这是蒸汽朋克的迭代版本。我们在茅箭区的东风商用车体验中心，停留了特别长的时间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，共和国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武当山下落地生根，经几代数以万计技

术工人的奋斗，东风汽车自这座山城驶向世界，展厅里以实物与视频的形式，展示着诸色车型的演进，是汽车的史诗，也是汽车人的史诗，也是这个城市的钢铁史诗；我特别喜爱陈列在展厅一角的发动机系列，最新的商用车发动机，有普通冰箱大小，零部件耦合，线路勾连，特别漆成朱红色，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仿佛蛟龙之心，有无极生太极一般混沌而澎湃的原力，谁说工程师不懂诗呢？这是他们用钢铁造出来的瑰丽意象，是《离骚》与《天问》一般的诗篇。

接下来的行程是郧阳区青龙泉社区，龙韵村，郧西县奥维公司，普利司公司，杨家湾村智慧绿谷，安家乡童话谷，天空牧场，双子楼七夕电商产业园，在牛郎织女传说与女娲传说流传的深山，这些现代化的数字光电场域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二十多年前，我曾有机会来这些汉水上游的县城，它们给我留下边城一般的记忆。我去过一位年轻民办教师主持的小学校，六七十个孩子，挤在一间大教室里，分属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不同的学段，老师给他们分别上语文课与数学课。我还去拜访过这位老师村中的家，他很多家具，都是用泥巴与石块垒起来的，现在这些贫寒的乡村与中世纪的小城，都奇迹般地焕然一新，好像从前是牛郎的村墟，现在是织女的天宫，一位新女娲在按天官的图纸造出城市。丹江口水库的“沧浪之光”果然令北京来的客人兴奋不已，蓝天白云下，游船载着我们来到库区的中央，四周青山遥遥在望，列列如环，风浪里，主人们

用取水器在湖里打水，赐给我们喝，首都的作家们难免要多饮几杯，是源头的丹江水明澈，还是流淌千里赴京的北调水分外甘甜？老师们实践出真知，可得好好地舌辨析一番。当晚是在丹江口“不夜城”码头看节目，由北京来的演出团队刚刚完成情景话剧《梦回均州》——对，丹江口市的前身是均县，当日筑坝兴建水库，汉水边的均州城搬进一空，淹没在库区中央，恐怕是被龙王捡去做了现成的龙宫。话剧讲述的是均州人潜水返回老城区，寻找家园旧井的故事，那里曾是他们人生的起点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即由新均州丹江口市出发，坐中巴车去四十多公里之外的武当山镇。由武当山镇的游客中心进入入山道，三十多公里后到达琼台索道站，乘坐缆车，十余分钟登上天柱峰，在陡峭的石壁上扶着铁索攀登半个小时左右，即可进入紫禁城，到达海拔一千六百余米的金顶，抚摸由一对铜鹤守护的翼翼金殿上的铜柱。我们登上金顶的时候，大风刚好吹散了四周的白雾，站在金殿与父母殿之间的平台上，可以远眺四周嵯峨峥嵘的群山。往西看，由神农架绵延而来的峰峦，龙腾虎跃，簇拥在夏日正午的阳光下，雄奇俊秀，披树牵云，卓尔不凡，正是“七十二峰朝金顶”的气象，每一个峰头，都像火苗上燎似的，据说这样的“火”势在雷雨天金殿“雷火炼殿”时会达到顶点。向东看，太湖湖波光粼粼，闪耀在山麓，太极湖之外，便是烟波浩渺的“小太平洋”丹江口水库。我想如果均州还未淹没，我们的目力也足够的话，一定可以掉头向北，看到汉水边的那座名城，城中白墙黑瓦，长街小巷，人流往来，车水马龙。八百年前三丰真人由北方游历到均州，大概是由此处入山道，竹杖芒鞋，老营一日，乌鸦岭一日，天柱峰又一日，艰难地爬到山顶，俯看群峰与江汉的。他自北向南，自江水而到火苗似的山峰，特别是由乌鸦岭到天柱峰回环曲折的山路，可能会令这位内丹大师印证“抽坎添离”“河车搬运”“未济而既济”金丹之道，他居住在此，身游以证仙，岂不妙哉。如果三丰真人是“一个人的修行”的话，后来朱棣则发动了数万名工匠，花掉十四年的时间，以巨木大石来建立道观，召道士建醮许愿，以证他真武大帝的不死之身。由均州城静

乐宫出发，到武当山脚下的玉虚宫，山道上的紫霄宫、南岩宫，由南岩宫出发，经诸天门，太和宫，进入紫禁城，能工巧匠们将三丰真人的内功法诀，变成了宫室与神道。我与吉雄老师讨论，为何朱棣南修武当十余年，不亲自爬爬武当山呢？后来我猜想，大概他作为皇帝的身体，白天在北京皇宫里操劳，另外一个身体，则是晚上梦游来到这里，往来在神道连接起来的宫观，山景之美，月色之好，他流连忘返也不一定。

三丰真人修愿的愿力在此，朱棣分身做“真武大帝”的愿力也在此，群山拱伏，水火既济，所以金顶是一个发愿的好地方。今天金顶的游客也不少，川流不息地去殿前向供奉其中的真武大帝许愿，因为恰逢高考一周，很多是考生的父母，鞠躬敬香，殷殷其意，估计威镇北方的真武神，这几天得兼任起文昌帝君的工作，将211.985之类弄明白。我记得以前来登金顶，两边石梯的铁链上，累累挂满铜锁，数以千万计，铜锁上刻满祝福语，现在这些铜锁好像都被取走了，不知道那些将祝愿切切刻写出来，挂在山顶上的人，他们爱恨交缠、颠倒梦想的心愿，后来都实现了没有。我们呢，我们爬上山顶，来俯看过去一周在武当山周边留下的踪迹，我们的心愿大概也是去理解这片正在现代化的山区。数十年来，这个地区现代化的愿景如何？三丰真人以身体“离火坎水”的修行来理解武当山，朱棣大兴土木，以神道观真人的功法具象化，以求解脱与长生。眼下新的十堰人，他们建设水库、电站、汽车厂，不舍昼夜，历尽艰难，丹江口的清波，东风公司蛟龙心一般的发动机，其实也是在离火坎水、未济既济的路径上，他们的梦想，借由“一汽”传承而来的“解放”之义，科学之路，比三丰真人与朱棣修仙得道之梦，完成度可能还要更高一些。

我的发愿呢？人到中年，来认真爬爬武当山的愿望，通过这次匆忙的索道缆车的登山之旅实现了吗？兰善清老师讲他少年时，常常背着书包，由山脚的老营步行去金顶，每一次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。以前我也常常看到由汉中、南阳、荆襄来敬香的老人，他们由明清的神道慢慢走来，走进各处宫观，而后来金殿前。庾老师、杨老师他们记者出身，更是来过武当山无数次，山中各处山峰、溪流、牌坊、宫室，皆了如指掌。我先后十余次武当山，年轻时做武侠杂志，为沾一点三丰真人的仙气，常与作家们在此碰面，索道往返，登高看山，打卡而归。这一次好像不太一样，由郧阳、均州来，由水库、电力的现场中来，由人间的烟火中来，由现代化的进程中来，坐大巴，出索道，在人稠广众里，打开手机上的计步软件，慢慢向主峰攀爬，不求神，不羡仙，熙熙乎，攘攘乎，吾从众，体验不错，但在后山山道上独自折腾四五个小时，与已经不太利索的腿脚搏斗，也许别有意思。

2024年9月1日，孝感市农四村。



笔会

薄暮时分

(套色木刻)

郑震

他有一匹潮合尔

阿尼苏

二十多年前，秋草微微变黄的时节，我升入了小学四年级。一天下午，自习课上，班主任领进来一个新同学，让他站到讲台上做自我介绍。他穿着白色短袖，个子看着我高一些，偏瘦，微黄的卷发下是一张布满雀斑的脸。他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我叫……吉……吉仁台……十四岁。”说完，他左边的嘴角向上跳了几下，随即露出几颗白牙，像是在笑，但很不自然。有几个同学捂着嘴憨笑，我前排的一个女生偷偷伸出四根手指，跟同桌小声说：“他比我们大四岁呢！”同桌张大嘴，表示惊讶。吉仁台在掌声中，坐到了角落临时安排的座位上，跟我隔着过道。

吉仁台沉默寡言，课间也很少出来跟同学们玩耍、交流。他总是埋头翻看书本，或望着学校马棚里的几匹马发呆。不只年龄、长相，连他的言行举止也与我们大相径庭。同学们自然地与他拉开了距离。老师叫他上黑板前做题，或让他起身朗读课文时，他那是因为过于紧张而导致的“口吃”会引来部分同学的嘲笑。起先，我也嘲笑他，有时还会模仿他的样子读课文。他涨红了脸，用双手挠头的动作挡住眼睛。他从不去找老师告状。见他不理睬，我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冲他大声说：“喂，你这么大了，怎么不去读中学呢？”我的表演引来同学们的哄堂大笑，而他依旧保持着挠头的动作，一声不吭。

一次单元测试过后，吉仁台的各科都没及格。可能是因为他上课特别认真，老师们没有批评他，对他都是鼓励的态度。我和几个男生常拿他取乐。对此，他未曾表现出任何生气的样子。这反倒让我们泄了气，觉得这样下去毫无意思，也就不再继续。我们习惯了，应该说，习惯了他的不一样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并没有接纳他，他也没有融入我们。他做他的，我们做我们的。做课间操时，他站在队伍最后面，每个动作都机械、刻板，显得既不协调又很好笑。我无意间注意到了他隐藏着一个缺陷。

吉仁台的左腿短于右腿。他平时走路缓慢，轻易看不出来，可他一旦走得急，或跑起来，身体就会随着步子微微左倾。他似乎极力控制着平衡，仿佛在告诉人们，他是个正常人。等他平静下来，会悄悄地看一圈周围的人们。他越这样，我越觉得他滑稽、可笑。那天晚上，我在额吉面前，夸张地模仿吉仁台走路的样子时，额吉用力把我拽到墙边，非常严厉地说：“取笑别人的短处是极其恶劣的行为！你别吃晚饭了，好好反思一下吧。”我一直站到深夜，一种说

不上来的羞耻感使我抬不起头来。当额吉重新热好饭菜，叫我吃饭时，我不停地掉眼泪。

很快，有几个男生也发现了吉仁台的缺陷。一天下午的活动课上，一个男生在我旁边的过道上故意颠着走。我本想大喝一声，结束这种羞辱。但我看到吉仁台正在笑，跟他刚来做自我介绍时的表情一模一样。他为什么在笑呢？难道他是个傻子吗？我起身推开男生，说：“这一点都不好笑。”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了。男生说：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，再说，你不比谁都起劲儿吗？”另一个男生说：“人家自己都没生气，你生什么气啊！”吉仁台还在笑，笑得更加夸张。我恼羞成怒地走出了教室。其实，班里一些同学替吉仁台说话来着，但吉仁台对此无动于衷，也就没人愿意再替他出头了。

我穿过嘈杂的操场，走到校园南墙下，趁人不注意翻墙进入了白杨林。我一面生自己的气，一面又生吉仁台的气。我脑子里似乎装进来一个气球，它正逐渐变大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。黄色的叶子正在掉落，我沿着林间小路走到了毕勒古泰山上。我爬上山顶，再顺着另一边的斜坡下去回到了家。

那头春季买回来的灰牛，被单独拴在院子里。它皮肉往下塌陷，骨架凸出来，像是得了什么大病。它垂着头，有气无力地甩动几下尾巴，其它的牛从牛棚的墙上伸出脖子看着它。额吉让我去厨房，从大锅里取出几张玉米饼喂它。我一张一张地喂，它慢吞吞地吃。额吉忙完手里的活儿，走过来轻轻捋着牛背上的毛，说：“哎，这可怜的外来的家伙，都被家里的村里的牛群排挤成啥样了，照这样下去怎么过呢？”灰牛像是听懂了额吉的话，竟然流出了眼泪。一时间，加重的羞耻感让我无地自容。

往后几天，我不敢再看吉仁台，也不再与那几个男生打闹。我总是独来独往。一个周末，我沿着季节性水流边往家走的路上，遇见了三个高年级的男生。他们坐在水流对面，每人手里握着

一把弹弓。领头的男生冲我喊：“站住！”不知为何，我的双腿真就像木棍一样定住了。他拉开弹弓，瞄着我的腿，说：“别动啊，逃跑的话不一定会打到哪儿呢。”他刚说完，一颗石子打在我小腿上，钻心的疼痛瞬间遍布全身。在我的哭声中，另一个男生也拉开了弹弓。这时，吉仁台不知从哪突然跑过来，从地上捡起几个石子，接连往对面扔过去，并大声喊：“滚！”他的喊声浑厚有力，像大人似的，跟朗读课文时的他判若两人。几个男生灰溜溜地跑了。他刚要弯腰查看我的伤口，我就甩开他，跑进了白杨林。

第二天，我向老师反映，以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为由，把座位往前调整到前排，与吉仁台拉开了距离。班里的男生也不再开吉仁台的玩笑了。也许，对男生来说，沉默是维护最后一丝尊严的方式。我们都沉默了。

一天，我做值日时，看见吉仁台的课桌上，从叠放整齐的一摞课本中伸出了小半张照片。照片不太清晰，一个小男孩搂着一匹带黑色斑点的白马驹，一个高大的男人俯下身，一手摸着男孩的头，一手放在白马驹的背上。白马驹又开前腿，略显淘气地站在他们中间。两人在开怀大笑，像是遇到了世上最开心的事。我把照片放回原处，心里莫名地难过。

周四的体育课上，体育老师家里有急事，把上到一半的课托付给了新来的库房管理员。他是个三十多岁的壮汉。我们本来是在自由活动，女生们跳绳、踢毽子，男生们踢足球、弹玻璃球……体育老师的意思也只是让管理员看着我们就好，没想到管理员吹响集合哨，然后开始下令，让我们练习停止间转法。他似乎对自己的指挥很满意，脸上浮动着难掩的得意之色。一次向右转的口令过后，吉仁台转错了方向，而我站成了面对面。管理员走到他跟前，指着他问：“转对了吗？”吉仁台刚要转回去，却被管理员拉住了。管理员问他：“你多大了？”吉仁台说：

“十四。”管理员抬起右臂，说：“这么大了连左右都分不清吗？”吉仁台又笑了，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表情。而这时，我看到了一双露脚趾的球鞋。

吉仁台是被管理员薅着头发拽出去的。他挨了好几记耳光，但他还在笑。管理员不停地骂：“你还笑，你还笑……谁跟你开玩笑呢。”他像个待宰的羔羊。我突然大声喊：“老师打学生不对！”紧接着，同学们也跟着喊起来：“老师打学生不对……”管理员突然愣在原地，放下吉仁台，怒气冲冲地走了。吉仁台捂着脸，往校园前的白杨林方向走，我跟了上去。

白杨树光秃秃的枝干一棵棵地挺立着，地上已经铺满厚厚一层落叶。我与吉仁台保持着十几米远的距离。我们的脚步声“沙沙”地划破寂静的空气。他一直往西走，我一直跟着他，但我们的距离越拉越长。他家在西边的都沁恩格勒村，离西日嘎村只有十几里远。当他走

进都沁恩格勒村东边的一个马棚后，我不远不近地站在一个小坡顶上，没再往前走。不一会儿，他牵出一匹带黑色斑点的白马，干净利落地翻身上马，然后在草地上驰骋开来。“呜呼——”他不断呼喊，像个追风的少年。

第二天上午，班主任把我叫过去询问昨天的事情。办公室里除了班主任以外，还有一个满头银发的老爷爷。我如实说明了情况。班主任起身，弯着腰说：“吉仁台爷爷，体育老师已经递交检讨书，并且受到了处罚，那个管理员也已经被辞退。但我有监管上的漏洞，我向您和孩子道歉！”老爷爷也赶紧起身，说：“吉仁台这孩子命苦啊，从小跟着我。这孩子心眼实，麻烦您多费点心，哪怕让他多识几个字，能算明白加减乘除也行啊，这样以后当个牧羊人，我也能放点心，不然我死了就没人照顾他了。”班主任先让我回去。我在走廊里听到了吉仁台爷爷的一句话。他说：“这孩子有个怪病，一

紧张左半边脸就会痉挛……”原来，我们都误解了吉仁台。

那个周末，我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了一双黑白色相间的运动鞋。周一放学后，我把吉仁台领到白杨林，从书包最底部取出用塑料袋装着的运动鞋，说：“比我的大一号，你应该能穿。”他左边的脸开始抽动。我赶紧说：“算你借我的，以后还我。”他的表情这才恢复正常。新鞋刚好合他的脚，他来回跑起来看不出颠脚了。他高兴地说：“穿上这双鞋，就像骑上了我那匹潮合尔。”

五年前，吉仁台的阿爸牵来一匹白马驹潮合尔——浑身带黑色斑点的白马。白马驹还没长大，他的阿爸还没来得及教他骑马，就与他额吉一同出车祸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吉仁台回忆过往时没有眼泪，唯有他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叹息和平静。不过他说到潮合尔时，眼睛瞬间就亮了。他说：“我阿爸说过，带斑点的马也是神骏。”他又指着毕勒古泰山，说：“我那匹潮合尔啊，很快就能跑上这座山。”毕勒古泰山上飘荡着一片白云，形状真像一匹马。恍惚间，我觉得那是吉仁台的潮合尔，它不仅跑上了山顶，更是飞上了天空……

下学期开学时，吉仁台没有来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与吉仁台没有联系。前几天，无意间听一个同学说起，他在老家牧羊，日子过得不错。我的眼前闪过一个少年骑马奔驰的身影，我想问同学：“他不是骑着那匹潮合尔吗？”但我始终没有问。

科尔沁草原的白马
韩乌日力 摄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公众号

